

中蘇簽訂同盟條約

李景賢



往事鉤沉

從蘇俄已經解密的檔案可以看出，斯大林決定與毛澤東簽訂新的蘇中同盟條約，並非一時心血來潮。莫洛托夫拜訪毛澤東後第二天，蘇聯外交部便向斯大林上呈蘇中同盟條約草案第一稿，又過了四天，即上報第二稿。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日，周恩來總理兼外長奉毛澤東之命到達莫斯科，與蘇方商談簽約之事。毛澤東、周恩來兩人一起，或者各自，與斯大林多次約談中蘇同盟條約的內容及意見，一開始以蘇方草案為基礎，後來改以周恩來草擬的文本為基礎。二月十四日，周恩來外長與維辛斯基外長在斯大林的勝利，從根本上改變了當時的遠東戰略格局。而這一條約的簽訂，使中蘇兩國的戰略同盟關係，以法律形式確定了下來，這對二十世紀後半期世界格局的變化，無疑產生深遠影響。

中蘇領導人就簽約的談判進行得極為艱難，所耗費的時間很長，達二十五天之久。談判的過程無需詳述，下面只談談印象與感受。在談判過程中，斯大林最為關注的有兩大問題，一是蘇聯在東北的利益或特權，二是外蒙古的地位問題。蘇方在東北的利益，又集中表現在「兩港一線」上。所謂「兩港」指兩個不凍港：大連港與旅順港，「一線」指中長鐵路。俄國及後來的蘇聯，正是通過這條鐵路和兩個不凍港出入太平洋的，其戰略地位不言而喻。從歷史來看，俄國、英國、日本都極為關注俄羅斯這個內陸國家的出海問題。想當年，彼得一世同瑞典人打了一仗，建造出一個彼得堡，獲得從北部通過波羅的海出海的通路。七八十年過後，葉卡捷琳娜二世又打敗土耳其，奪得黑海北部的克里米亞，因而打通從南部出入地中海的通道。此外，俄王和後來的蘇聯領導人，與英國人之所以長期爭奪阿富汗，也是為了獲取出入暖洋的通道。

一月二十六日，正當中蘇談判處於僵持局面時，周恩來提出要談蒙古問題，斯大林一聽便臉色突變（我方主翻譯語音），生怕毛澤東要提出歸還外蒙古問題。殊不知周恩來主動提出，歸還外蒙古問題。殊不知周恩來主動提出，歸還外蒙古問題。殊不知周恩來主動提出，歸還外蒙古問題。

通過艱苦談判，就大連和旅順兩港、中長鐵路的臨時安排，中蘇雙方達成了某種協議，讓蘇方繼續享有其原有利益。在這次訪問中，雙方還簽訂了蘇方提供大量經援的協定。一個同盟條約，一大批援助協定，便是毛澤東所要的「既好看，又好吃」的兩樣東西。

對於外蒙古問題，我想極簡略地說幾句。早在俄國末代皇帝尼古拉二世主政時期，就覬覦外蒙古這塊寶地，甚至對內蒙古的呼倫貝爾盟，也垂涎欲滴。九十多年前的斯大林，外蒙古實際上就逐漸從民國政府獨立出去。在一九五五年蘇美英三巨頭舉行的雅爾塔會議上，羅斯福和丘吉爾同意斯大林的三項要求：「外蒙古的現狀須予維持」。八月十四日，在裕仁天皇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前一天，國民黨政府與蘇聯政府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宣布外蒙古人如投票同意獨立，「中國政府當承認」之。次年一月五日，國民黨政府宣布「承認外蒙古之獨立」。去蘇談判的「國舅」宋子文因怕擔「賣國」罪名，不願簽此約，蔣介石遂命外長王世傑簽署。從此，中國版圖從「秋海棠」變成了一「雄雞」，喪失了一百五十六萬平方公里。事實上，蔣介石在美國人威逼下作出上述決定，內心是極「痛苦」的，他在日記中寫道，這是其一生最大罪過之一。

寫到這裡，還要講句並非題外的話。斯大林當時清楚地意識到，有強悍民族意識的毛澤東，日後不會同意上述「兩港一線」臨時安排的，蘇聯在中國東北的「固有利益」將會喪失殆盡。除中國東北外，老謀深算的斯大林，在遠東地區還選定另一個戰略支點：朝鮮半島的仁川、釜山兩港。正是為了獲取出入太平洋兩個不凍港，進而控制整個朝鮮半島，斯大林才下出「險棋」，為金日成通過軍事行動「解決朝鮮統一問題」開了綠燈。

諾貝爾文學獎又出冷門？

董鼎山



紐約客聞話

本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又出了冷門，令美國文壇與讀書界大吃一驚。獲獎者是個在美國名不見經傳的法國小說家帕特里克·莫迪亞諾（Patrick Modiano），他的作品英文翻譯極少，倒是在中國，他受到王小波、王朔等的欣賞。我作為美國讀者，對他的著作完全不熟，只能根據西方報章，在此略作介紹，此文主要目的是記述美國文壇與讀書界的失望，正如前年中國的莫言獲獎時的反應。當時他們就對瑞典皇家評委會成員的文學口味產生質疑，例如，認為中國作家高行健與莫言的獲獎是因為評委中懂中文的馮悅然的極力推薦。

莫迪亞諾今年六十九歲，是第十一位獲諾獎的法國作家，之前三位有一九五七年的阿爾貝·加繆，一九六四年的薩特和一九六九年的塞繆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他的作品翻譯成英文的極少。一九七八年出版的《失蹤者》（Missing Person），曾在法國獲文學獎，譯成英文後，在美國僅銷了二千四百二十五本。至今，他在美國出版的兩部小說與一部兒童讀物，一共只銷了八千餘冊。諾貝爾獎宣佈後，美國那個替他出譯本的小出版社將增印其作品四點五萬本，希望能引起美國人興趣。耶魯大學出版社原定於明年二月出版一本他的三個中篇小說合集，已將出版期提前於今年十一月，將原定的二千本印數提高到二萬本，屆時我希望有機會涉讀。

據《僑報》所載，莫迪亞諾作品早在一九八〇年就有中文譯本問世。他的作品曾於二〇〇三年被人民文學出版社與中國的外國文學學會選為當年最佳外國文學，我只怪自己孤陋寡聞，但可在這裡報告一些美國文壇與讀書界的反應。

最讓美國讀者失望的是非立浦·羅思（Philip Roth）再次落選。他已年逾八十高齡，世界讀者眾多，正如已去世的諾曼·梅勒與約翰·厄普代克，他們生前為落選非常失望。不久前羅思曾對來訪的記者表示，他在世時還寄希望於文學的最高榮譽。作為一個終生的英美文學讀者，我除了為梅勒與厄普代克失望之外，還記起弗吉尼亞·沃爾夫（Virginia Woolf）、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詹姆斯·喬伊斯等大師都未曾獲獎。

羅思的名著《PORTNOY'S COMPLAINT》曾受全球讀者讚賞。如果把他與奧巴馬總統於二〇〇九年獲諾貝爾和平獎相比，就令人不平。雖然兩項諾貝爾獎完全不同，但是年輕的奧巴馬總統不到一年即獲如此大獎，有何資格（這裡談到政治，我對奧巴馬執政已漸失望）？美國很多作家得過諾貝爾文學獎，最後一次是一九九三年的托妮·莫里森（Tony Morrison）。我總覺得她獲獎也有政治因素：一她是黑人；二她是女性。如果政治因素未涉入高貴的文學獎，那原來名不見經傳的中國高行健、莫言與若干非洲作家的獲獎就令人疑惑了。

近來有位挪威作家，名為Karl Ove Knausgaard，很受歐洲文學界注意，他的小說常常批評瑞典，反而受到關注。但他年僅四十五歲，未來路還很長。而在美國著名作家中，除羅思外，還有喬伊斯·卡洛兒·奧茨（Joyce Carol Oats），托馬斯·品欽（Thomas Pynchon）等，也值得注意（在以往獲諾獎的美國作家中，只有賽珍珠遭人藐視）。

推薦了羅斯等幾位英文作家後，我還不禁想到印度裔的沙爾門·拉什迪（Salman Rushdie），英國的瑪格麗·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以色列的亞摩斯·奧茲（Amos Oz）等。當然，我們不能忘記捷克的米蘭·昆德拉！

據瑞典皇家學院諾貝爾文學獎主席彼得·英格倫（Peter Englund）解釋，委員會於今年二月收到二百七十一個提名，刪到二百一十名，由十八名委員投票決定，在最後的三十八人名單（很多是首次入榜）中，經熱烈討論後才選出最終的一位。問題是，近年來對文學素質討論似乎越來越政治化，注重非裔、亞裔、阿拉伯裔、女性等。

此次一件可笑的事是美國文壇竟有人打賭，挑出三個冷門名字：當，狄里歐（Don Deillo），理查·福特（Richard Ford），二人都是三十三比一的賠率。另一位是考馬克·麥卡錫（Cormac McCarthy），結果是五十一比的賠率。這類猜測性的下注，很少有人贏賭。

武則天的血統

韓振遠



文史叢譚

大唐王朝是中國封建史上的鼎盛期，時隔千餘年，國人仍為唐王朝的雄厚國力津津樂道。至今品讀唐王朝，仍能感到那股雄健雍容之氣徐徐拂來。且不說太宗李世民、玄宗李隆基，連女皇武則天也能帶來一種雄健剛烈之氣。她有女性的柔媚聰慧，更有超過許多男性帝王的雄毅果決，她的存在顛覆了自古對女性的認知。

唐朝皇帝身上的鮮卑人血統已人所共知，武則天的血統卻從無異議，是不折不扣的漢家女兒身。史書中的武則天，身上流淌着貴族與商人兩種血液，父親武士彟是個商人，挑擔遊走賣豆腐，經營過木材，也經營軍需物資，但一生過的最大生意是攀上時任太原留守的唐朝開國皇帝李淵；母親係武士彟的再婚夫人，出身皇族，是隋朝宗室楊達之女，由皇帝提親、公主主婚嫁給武士彟時已四十二歲，但風韻猶存，賢惠知禮。婚後，楊氏生了三個女兒，武德六年（六三三年），二女兒出生了，這位以後聲震九州的女兒，當時並沒有在史冊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幾十年後，稱作武則天。

這樣看來，武則天的血統沒什麼問題，是真正的漢家女兒。問題出在她異乎尋常的個性上。

貞觀十年（六三六年），唐太宗李世民聽說武則天「美容止」，召她入宮，封為「才人」，「賜號武媚」。武則天第一次在史書中有了自己的名字。帝王後宮美女如雲，等級分明，地位最高的是皇后，下來有四妃、九嬪、九婕妤、四美人、五才人。所謂才人，不過是宮中主管音樂、料理宴會的宮女。史書中的武媚天生麗質，隆鼻方臉，眉清目朗，顧盼生采。但是，即使再美麗的女子在帝王後宮不過芙蓉園裡一朵花，要想得到寵愛，沒有過人的才情根本不可能。在這方面，武則天是個失敗者，從十四歲進宮，到二十六歲出宮為尼，始終沒有得到太宗皇帝寵愛，一直是個才人。太宗皇帝並不喜歡這位太過要強、潑辣豪放的宮女。

武則天自己也當了皇帝後，曾經解釋過太宗皇帝為什麼不喜歡她。她說：「太宗有馬名獅子驄，肥逸無能調馴者。朕為宮女侍側，言於太宗曰：『

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錘、三匕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錘過其首，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資治通鑑》）如此張揚，能則能矣，缺少的是偏偏是帝王們最希望從嬪妃宮女身上得到的溫柔與嫵媚。從她身上，能感到胡風胡韻，偏偏看不到漢族婦女的「溫貞嫺雅」和「嬌羞柔媚」。外表如此婉麗，性格卻如此剛烈，手腕又如此殘忍，這樣的女子怎能讓人產生愛意。

叱咤風雲的唐太宗，戰場喋血、朝堂爭鬥，氣魄宏偉，戎馬一生，更需要後宮美人的似水柔情和百依百順。剛烈的武則天一點也不懂男人心思。

武則天與王皇后爭寵，手段更加歹毒殘忍。「昭儀（武則天）生女，后（王皇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殺之，覆之以被。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即驚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掐死自己的親生女兒，誣陷王皇后，以奪得皇后位置，絕非一般女子所能為。

史上評價武則天，最著名的要數唐人駱賓王的那篇《為徐敬業討武曠檄》，其中「入門見城，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虺蜺為心，豺狼成性」，就是把武則天比作毒蛇豺狼。其實，宮闈之中，從來就是個勾心鬥角之地，她從進後宮的那天起，就等於進入了狼窩。要麼被別人吃掉，要麼吃掉別人。武則天選擇了當那隻最兇惡的狼。

從武則天的作為，筆者似乎看到了匈奴人桀驁不馴的個性特點。中國歷史上，唯有匈奴人以狼自居。這是一個值得尊敬的民族，他們最崇拜狼，將狼首作為圖騰飄揚在大纛之上。從秦代開始，匈奴人就是漢民族的心腹大患，漢朝建立後，經劉邦白登之敗，匈奴人出入大漠疆域如履平地，來去如風，煌煌大漢只能以和親方式，用美女和財貨討好匈奴人，換取片刻安寧。直到漢武帝時期，衛青、霍去病多次深入大漠，苦戰多年，才將匈奴人趕往漠北。東漢時期，匈奴人分裂為南北二部，公元五十二年，南匈奴可汗在與北匈奴的戰爭中失敗，這個「以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鬥為國」的民族

，不得不歸降大漢以求自保。

東漢末年，曹操為約束匈奴人，消磨其野性，劃地為半，將匈奴人分為東、西、南、北、中五部，分別安置在山西汾河流域。武士彟的家鄉山西文水縣當時叫大陵縣，正是匈奴中部被安置的地方，共安置六千餘落匈奴人。與大陵縣相鄰的茲氏縣（今汾陽市）匈奴左部也有一萬餘落。按研究者的說法，匈奴人的落即戶，若按每落五至七人計算，六千餘落即有六千餘戶，有三四萬人之多。而據清光緒《文水縣志》，直到明代初年，文水縣不過有戶八千餘。西晉永嘉之亂後，遊牧民族再次湧入，至南北朝時期，大陵縣遊牧民族充斥於山野之間，穹廬處處，胡笛聲聲，已經「胡多於民」，文水幾乎到處都是匈奴人。如《元和郡縣志》所云，這些人「胡頭漢舌，其狀似胡，其言習中夏。」相貌、習俗都還是遊牧民族，只有語言是漢族的。以後，這些遊牧民族長期定居當地，逐漸與當地居民婚配雜交，已完全漢化。五胡十六國初年，匈奴人劉淵正是從這裡起兵殺向中原，建立了第一個匈奴人政權。南北朝時期，這些匈奴人多已漢化，被稱為「稽胡」或「山胡」。唐代初期，匈奴人已在這裡生活了四百多年，至少繁衍了二十代人，早就融進了漢民族中。生活在這樣的天壤，武家很難說沒有被混血。如果真有，武則天異乎尋常的美麗和桀驁不馴的個性都很好解釋。如果沒有，武氏祖上也很難不受當地民風影響。

武士彟去世後，武則天會與母親親在當時的大陵縣待過一段時間。母女倆在家鄉過得並不好，同父異母的兩個哥哥武元慶、武元爽和堂兄們「遇楊及后（指武則天）禮薄」，年僅十三歲的武則天從這段生活中學會了忍耐，同時也在心裡埋下了仇恨的種子。安葬武士彟後，楊氏率女兒在文水武氏舊宅棲身，縮衣素食，誦經念佛，為亡夫守孝。然而，武士彟塚土未乾，武元慶、武元爽二人便糾集武氏族人聯合排擠楊氏母女。貞觀十年（六三六年）春，楊氏被迫帶女兒投奔長安楊氏故舊，過寄人籬下的生活。

武則天雖在家鄉生活時間很短，但這段生活經歷，恰是她人生最艱難時期，在她身上留下的印記最深，對她的個性影響最大，即使她身上沒有胡人血統，當地的胡風胡韻也很難說對她沒有影響。

武則天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聲名顯赫，威震華夏。從唐代至今，不知有多少位學者研究其身世，然而從無此說，筆者所以提出其血統問題，在於曾粗略接觸過文水縣一帶漢代至南北朝時期歷史，期望由此成爲一說，供專業人士參考。

法治是最大的福利

冀北仁

日前，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王湧撰寫法治評論《法治是給人民的最大福利》。評論稱，在即將召開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上，依法治國將成爲重要主題。要真正建立法治國，就必須繼續大力建設中國的法律體系。法律規則越匱乏，司法的自由裁量權越大，它就必然要成爲商品，在市場上尋租。這也是中國法治失敗的一個重要技術根源。建立法治國，是執政黨推進國家前行的最重要手段，也是執政黨給予人民的最大福利。

法治是人民的最大福利，這是一個全新的提法，之前在我們的教科書和文件中從來沒有如此說法。是的，一個社會最需要的就是法律規則。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還是黨政機關和社會組織，要想健康發展和運行，就必須有健全的切之可行的法律體系。法治是社會發展和運行的關鍵和保障。這是一個常識性知識。所以，我們把依法治國當做執政黨最重要的治國手段，在我們的法律及各類規章制度中，都有「依法治國」的字眼及其闡述，在即將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八屆四中全會上，「依法治國」又將成爲重要主題。

爲什麼把「依法治國」提到如此高的政治高度呢？除了「依法治國」非常重要這個原因之外，恐怕「依法治國」在當今還很稀缺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王湧在評論中說，中國的發展需要良治久安的環境，但真正的穩定不可寄託於強人政治，最好的手段不是維穩而是法治。然而，看看我們的社會最缺的就是法治，最不缺的就是人治。在有些地方要搞好經濟工作，沒有法治，而反腐也靠的是人治。在有些地方要搞好經濟工作，要社會穩定，都依靠的是強人政治，誰罵誰誰就能搞好工作，法治已經成爲地方政府以及一些官員的口號，需要喊的時候就喊幾句，在實際工作中想違法就違法想違紀就違紀。反腐本來應該是制度反腐，但現在還是人爲反腐，以至於一些腐敗官員倒了，他們並不認爲被查是早晚的事，而認爲被查是自己太倒楣了。

現在重提「依法治國」，說明我們的國家終於明白了：「依法治國」才是政治清明社會長治久安的根本。儘管強人政治也有效，甚至很有效，但是強人政治只能是一種萬應之策，更不是法治，很可能還是違法行爲。細細盤點強人政治，就會發現很多都是違法的，是法律打擊的對象。比如，拆遷，由於採用的是非法的手段，給社會帶來了嚴重的後果，加大了維穩的成本和難度，更可悲的是維穩也多違法違規，結果就是惡性循環，最受傷害的還是人民。「依法治國」之所以意義重大，不只是因爲沒有法治國家就不會可持續發展，不只是法治是人民不可逾越的行爲總則，更重要的是法治是保護人民的，沒有法治人民就不會安全。人民最缺的不是金錢，不是自由，而是法治。國家最要給人民的就法治，法治才是人民最大的福利。

吃喝是人之必須，但是，奢侈的吃喝是不良的表現；用公款瘋狂吃喝，則是一種罪惡。對於這種犯罪者，「饕餮」也給他們一個稱號——「饕餮」。就算是人治的封建社會，「饕餮」也給他們一個稱號——「饕餮」。勢充當這種角色的人物有時也忍不住發聲，清代的嘉慶皇帝就曾寫有過一首詩：

滿朝文武着錦袍，問問與朕無分毫；一杯美酒千人血，數碗肥羹萬姓膏；人淚落時天淚落，笑聲高處哭聲高；牛羊付與豺狼牧，負盡皇恩爲爾曹。

嘉慶帝不以才文自矜稱於世，但這首詩卻寫得相當好。「一杯美酒千人血，數碗肥羹萬姓膏」一聯，既指出了酒和羹的高級、昂貴，又指出了這實際上萬千百姓的膏血，很有思想深度。「人淚落時天淚落，笑聲高處哭聲高」一聯指出這些「饕餮」的惡行不但讓老百姓痛苦，連老天爺也感到痛苦，將「饕餮」的痛恨之情溢於言外。最後一聯將百姓喻爲牛羊，將貪婪的官員喻爲豺狼，說「饕餮」們「負盡皇恩」，抒發了對已對百姓的關懷。這不是冠冕堂皇的假話，史料表明，相對較關心的。這位皇帝的生活還比較儉樸，對百姓的命運還是比較關心的。

民國時期，北洋軍閥吳佩孚也寫過一首才頭指向軍官隊伍中的「饕餮」的作品：「民國軍人皆紫袍，為何不與民分勞？玉杯飲盡千家血，紅燭燒殘萬姓膏。天淚落時人淚落，歌聲高處哭聲高。連人，都道民生苦，苦若生靈是爾曹！」可能也是受到嘉慶作品的影響，有些句子十分相似。吳佩孚雖然是大軍閥，但這首詩也非虛假造作之辭，他會作一聯以自律：「得意時，清白乃心，不納妾，不積金錢，飲酒賦詩，猶是書生本色；失敗後，低單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國槍聲，這個解甲歸田。」他的確是這個民族的生活比較正派，沒有積斂錢財，混戰失敗以後仍堅持民族氣節，堅決不投靠日本帝國主義，終於被毒死。

時代不同了，新中國的政權向來以「爲人民服務」爲宗旨，「文革」結束後，進一步強調「以人爲本」的方針，然而「饕餮」並未絕迹。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在中央作出的關於改進工作作风的八項規定中，明令禁止公款宴請，遺憾的是仍有「饕餮」猖狂作祟，只不過爲避人耳目，而從富麗豪華的酒樓轉移到比較僻靜的地方罷了。《京華時報》記者隨家訪了北京幾個隱匿的就餐場所就大有發現，其中某小胡同裡的一家私人會所，餐單價格每位可達六千元，令人吃驚。這僅僅是一家小兒科而已，前不久網上傳出更加「爆滿」的消息：一名國家企業家的頭頭，一次酒宴竟耗去一百二十萬的價格遠遠低於嘉慶、吳佩孚等封建人物。

中共十八大吹響了全國奔騰的號角，嘹亮的聲音展現了美好的前景，但與此同時，也讓我們清醒地意識到，目前內地還有很多人的生活處於貧困狀態。報紙報道，被公認爲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廣東，城鄉居民的基礎養老金，每人每月也只有區區的六十五元。對於那些「饕餮」來說，還遠遠不夠餓動一次舌尖。這簡直是令人難以展顏的幽默和令人苦笑諷刺。

《舌尖上的中國》一書聞名全國，可是舌尖上的腐敗也令人觸目驚心。雷厲風行地執行中央八條，嚴懲貪腐，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如今，中央施展鐵腕反腐，導致多名貪腐的「饕餮」落網，好得很！

舌尖上的腐敗

如此我見

非虛假造作之辭，他會作一聯以自律：得意時，清白乃心，不納妾，不積金錢，飲酒賦詩，猶是書生本色；失敗後，低單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國槍聲，這個解甲歸田。

他的確是這個民族的生活比較正派，沒有積斂錢財，混戰失敗以後仍堅持民族氣節，堅決不投靠日本帝國主義，終於被毒死。

時代不同了，新中國的政權向來以「爲人民服務」爲宗旨，「文革」結束後，進一步強調「以人爲本」的方針，然而「饕餮」並未絕迹。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在中央作出的關於改進工作作风的八項規定中，明令禁止公款宴請，遺憾的是仍有「饕餮」猖狂作祟，只不過爲避人耳目，而從富麗豪華的酒樓轉移到比較僻靜的地方罷了。《京華時報》記者隨家訪了北京幾個隱匿的就餐場所就大有發現，其中某小胡同裡的一家私人會所，餐單價格每位可達六千元，令人吃驚。這僅僅是一家小兒科而已，前不久網上傳出更加「爆滿」的消息：一名國家企業家的頭頭，一次酒宴竟耗去一百二十萬的價格遠遠低於嘉慶、吳佩孚等封建人物。

中共十八大吹響了全國奔騰的號角，嘹亮的聲音展現了美好的前景，但與此同時，也讓我們清醒地意識到，目前內地還有很多人的生活處於貧困狀態。報紙報道，被公認爲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廣東，城鄉居民的基礎養老金，每人每月也只有區區的六十五元。對於那些「饕餮」來說，還遠遠不夠餓動一次舌尖。這簡直是令人難以展顏的幽默和令人苦笑諷刺。

《舌尖上的中國》一書聞名全國，可是舌尖上的腐敗也令人觸目驚心。雷厲風行地執行中央八條，嚴懲貪腐，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如今，中央施展鐵腕反腐，導致多名貪腐的「饕餮」落網，好得很！

閃亮登場（攝影）

蔡遠桑

楊光治



如是我見

民國時期，北洋軍閥吳佩孚也寫過一首才頭指向軍官隊伍中的「饕餮」的作品：「民國軍人皆紫袍，為何不與民分勞？玉杯飲盡千家血，紅燭燒殘萬姓膏。天淚落時人淚落，歌聲高處哭聲高。連人，都道民生苦，苦若生靈是爾曹！」可能也是受到嘉慶作品的影響，有些句子十分相似。吳佩孚雖然是大軍閥，但這首詩也非虛假造作之辭，他會作一聯以自律：得意時，清白乃心，不納妾，不積金錢，飲酒賦詩，猶是書生本色；失敗後，低單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國槍聲，這個解甲歸田。

他的確是這個民族的生活比較正派，沒有積斂錢財，混戰失敗以後仍堅持民族氣節，堅決不投靠日本帝國主義，終於被毒死。

時代不同了，新中國的政權向來以「爲人民服務」爲宗旨，「文革」結束後，進一步強調「以人爲本」的方針，然而「饕餮」並未絕迹。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在中央作出的關於改進工作作风的八項規定中，明令禁止公款宴請，遺憾的是仍有「饕餮」猖狂作祟，只不過爲避人耳目，而從富麗豪華的酒樓轉移到比較僻靜的地方罷了。《京華時報》記者隨家訪了北京幾個隱匿的就餐場所就大有發現，其中某小胡同裡的一家私人會所，餐單價格每位可達六千元，令人吃驚。這僅僅是一家小兒科而已，前不久網上傳出更加「爆滿」的消息：一名國家企業家的頭頭，一次酒宴竟耗去一百二十萬的價格遠遠低於嘉慶、吳佩孚等封建人物。

中共十八大吹響了全國奔騰的號角，嘹亮的聲音展現了美好的前景，但與此同時，也讓我們清醒地意識到，目前內地還有很多人的生活處於貧困狀態。報紙報道，被公認爲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廣東，城鄉居民的基礎養老金，每人每月也只有區區的六十五元。對於那些「饕餮」來說，還遠遠不夠餓動一次舌尖。這簡直是令人難以展顏的幽默和令人苦笑諷刺。

《舌尖上的中國》一書聞名全國，可是舌尖上的腐敗也令人觸目驚心。雷厲風行地執行中央八條，嚴懲貪腐，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如今，中央施展鐵腕反腐，導致多名貪腐的「饕餮」落網，好得很！